

南宋文录

一
函
六
册
函

南宋文錄錄卷十三目

記

文廟禮器記

陳文蔚

始得山橋隱居記

王埜

呂東萊讀書堂記

謝夢生

溧陽縣除妖記

陸子遹

三鉅公祠記

戴桷

咸若亭記

李鼎英

程剛愍公祠記

李伯玉

永和鎮歐陽監丞祠堂記

歐陽守道

周七律記

王應麟

赤城書堂記

王應麟

高宗賜宗忠簡公親札碑陰記

黃震

撫州金谿縣社倉記

黃震

周公謹復菴記

牟嘯

登西臺慟哭記

謝翱

建康府重建貢院記

馮夢得

大禹廟記

計有功

濂溪小學記

趙櫛夫

傳貽書堂記

文及翁

羅浮山行記

趙汝馭

南宋文錄錄卷十三

吳江董兆熊元輯

記

文廟禮器記

陳文蔚

文公朱先生初官同安因縣學釋奠嘗欲攷籩豆簠簋之制登降跪起之節請諸朝而行之及守南康稟命于天子下之禮官討論不詳而頒諸四方文公申乞改正天子曰俞文公移帥長沙有司爲檢會行下而國有大故不果徧諸路今文公釋奠儀雖已梓流于世而天下郡縣學猶多習故陋識者病之文公門人陳孔碩之分教栢蒼也嘗以文公所申明者行栢蒼矣蔡侯仲龍栢蒼人也俎豆之事間之已熟及其位朝著則于太常又得夫同文同軌之所自出來牧吾邦戾我芹穎制旣不經器又苦窳甚謂非所以奉先聖乃捐緡錢準式更造擇幕掾施君退翁董其事郡博士張君洙因與學者詳稽歷代之沿革而參訂焉益知文公申明昭乎孝廟一朝之定制確乎萬世不易之正典換舊而新籩簋以竹俎豆

以木簠簋爵坫罍洗之屬悉以錫代銅聲律具審度數具精丁祭
張君帥諸生舉文公釋奠儀而行事焉旣正其器又正其禮祀事
孔明洋洋在上若親周旋于杏壇之間張君謂余嘗受教于文公
命之記文蔚竊惟先師文公于夫子之道終其身孳孳焉故于尊
事夫子之禮終其身拳拳焉籩豆之事登降上下末爾所以歷攷
備述而不遺者非屑也理無精粗小子之洒埽應對有下學上達
之道存孩提之愛親敬長有治國平天下之道寓釋奠之爲禮也
小子之洒埽應對云乎哉釋奠之爲尊夫子也孩提之愛親敬長
云乎哉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道外無器器外無道以天地萬
物之理而立聲明度數之制器之用乃道之行究聲明度數之制
以會天地萬物之理器之通乃道之悟體用一原在人默識因尊
事夫子之理而有得于夫子之道則下學上達治國平天下其全
體大用當不誣于仰鑽瞻忽間矣是文公先生所望于後學之深
意也

始得山橋隱居記

王埜

金華山峙州城之北屹若屏障所謂長山者是也山之可游者左赤松右智者三洞居其西北洞之勝聞于天下山之水緣澗而出者赤松智者二源然皆無緣絕奇偉之觀惟徐公湖居北山之峯絕頂水分兩派而下其瀉乎山之陽者由山橋而達于谿其注乎山之陰者由鹿田而入冰壺洞杳默險怪水懸穴中穿雙龍洞而出臨者股立山橋一澗奔崖轉磴如紳如練乍分乍合者凡數處蓋其地之勝不特水也自潛岳寺緣澗登山可十里兩巖對峙于千仞之衰皺巖怪石層見突出如鬬如揖如劃如闢而懸瀑當其中橫槎渡澗疊石梯山回首南望則山川城郭極目千里爲吾鄉登覽之冠嘉泰間郡守曹公棨嘗亭其上歲久而圯余自建安歸過而樂之欲謀隙地爲書堂因尋二仙遺迹將由鹿田過山橋望兩巖間有竹一坡竹外有石一拳意其中必有佳處涉澗而觀之澗多亂石水蛇行斗折或泓或激夾岸林樾幽蔭森爽其東卽竹

坡也竹中巨石林立錯若置碁其極大者有二一臥坡上如垂鵬翼一跨竹外如負鼇背二石夾河兩崖之間仰視巖巔崖壁蒼峭艸木蒼蔚誇奇競秀殆不可狀竹外則瀑泉瀉其右支流會其左崢嶸噴薄細若操琴壯若奔雷水激風生凜乎不可久立坡上者俯瞰羣山之頂下視飛鳥之背天日清明直南數百里之山若開圖畫雙谿蜿蜒城郭環繞樓觀隱見于杳靄之中塔寺參差于蒼茫之外縈青繚白上與天際如凌倒景俯塵寰也此二石之勝雖三洞不能兼其美赤松智者風斯下矣山舊爲胡氏業以余愛之遂舉以貿明年春始往度其地將結廬築亭爲游息之所大抵游之曠而敞者無窈窕之趣奧而邃者乏軒豁之觀兼而有之惟茲山爲然顧不爲吾郡之甲歟

呂東萊讀書堂記

謝夢生

同年章君君保治餘不考一書矣志確而眾信操潔而吏莊慮深而弊剗事約而用裕俗利刑清遠慕邇悅矣迺以其書來曰令之

長民也以道非長之以令也組銅章袖蒲璧環雁而登其民曰纁而征汝穀而斂汝期而奔走汝訟而予奪汝民無敢不聽斯長之以令爾而遂以警色之化爲最嗟夫愧矣縣北行數里有山曰石壁壁之旁有寺曰慈相舊傳東萊呂先生與南澗韓公讀書于此公餘來款爾汝雪衲煙樵聽說百年事寺之前嶂合屏環亭空澗落有指而顧余曰今之憤眠鳥止呼爲埜橋者先生遲月分茗所慙也寺之西淨林墮擗暗響流淙又指而顧曰今之蔭清影寂茂而竹居者先生訂文勘古所寄也寺之中巖空瀑怒瀉爲半蟾又指而顧曰今之斲崖吐月瀦爲靈泉者先生靈泉疏中所品也蓋呂韓壻也來甥館陪翁屨榻禪廬儒編梵卷浩論極妍至今寒光逸賞猶照人也迺攷邑羨卽舊聞挹靈泉而敞三楹焉扁曰東萊讀書之堂庶幾以道長人者少進焉夫治百里不自貴其有以長民新一堂乃自慰其所以爲長斯不以長爲悅而知長之者之義矣道不在是邪按書院有賜大丞相肅國公嘗公其教于金華茲

書堂有奉君復崇其教于餘不則由上以觀四國者麗澤之一道而同文也由下以勸千室者斯堂之協義而同歸也餘不之長長也哉君名鑑君係其字云嘉熙戊戌中秋日奉議郎行國子錄謝夢生撰

溧陽縣除妖記

陸子適

天地之間有至正之氣則爲陽剛爲醇厚爲正直爲聰明有至邪之氣則爲陰險爲浮薄爲妖妄爲昏愚在昔羲畫八卦禹鑄九鼎孔子作春秋繫周易蓋以翊是正闢是邪也然則握禍福之柄于冥冥中者又可以邪而紊夫正歟子適誠庸疎不能趨近時好聞古之人有毀淫祠者有擊蛇妖者有遏聖水者心誠慕之及爲此邑條制案而無統民情感而未解詳攷精索則皆以淫祠之鬼依附假託習熟聞見牢不可破而致然自夫白雲魔教之滋也雄據阡陌豪奪民業銜辛茹毒罔所訴理彼獨偃然自肆寸絲粒粟不入公上民或赴訴則賊吏鬻證反爲所誣根深蒂固歲月滋久若

禽獸異類然視法禁如無也自夫厲鬼妖祀之橫也疾疫洊興民
多夭折辟去藥餌拒絕姻好惟巫覡之爲聽祈祝未竟其人已死
然且曰齋潔有未至誠敬有未孚益致力于神趨死如歸焉自夫
五福殤鬼之暴也禮遜盡忘乖爭成俗民有私憾之神告焉法用
雞雁皿刃加諸槃水之上鬼降則刃躍歆其皿而之所欲甘心者
曰吾得請于神矣桔致之獄欣然稱不冤自謂死爲神之徒民生
不幸未有甚于此者此三者實陰險浮薄妖妄昏愚之大者也子
適奉天子命司民人社稷三鬼何爲者亂吾政賊吾赤子較之淫
祠蛇妖聖水其害彌甚夫妖從人興妖不自作魔教之妖人之奉
鬼者也厲鬼殤鬼之妖鬼之害人者也人之奉鬼其責在人鬼之
害人其罪在鬼在人者當易其習在鬼者當除其根歲在己卯先
疆域之習魔教者奪民業則正而歸之不輸賤則均而取之囂頑
之俗革于一旦黨與之眾散于反掌此所謂易其習也獸貌鬼質
自聖僭王侑會土神峻宇高位者撤而去之很目露肘翹足揮刃

呼歎命侶偃蹇睢盱者碎而空之此所謂除其根也自時厥後賤役得其平疾癘不復作殺傷者幾絕于是邑之訴獄日以清而鄉者心腹膏肓之害一朝盡除然後陽剛醕厚正直聰明之氣勃然而生矣方子適之正是三者人皆爲子適危之子適自念身受之于天學稟之于師豈可爲愚鬼屈及其成也民皆歎曰令尹愛我使我披雲霾而覩青天阡陌之上罔非良民閭閻之間化爲樂土子適所以粗能伸其志仕于斯邑者蓋基于此乃記其顛末庶來者有攷焉嘉定十三年記

三鉅公祠記

戴桷

建炎時巡留蹕吳會故淮左爲畿甸藩翰高郵爲淮右心膂審伸縮察虛實者必盡心焉方張忠獻越江督師憑高寄懷有鷹揚徐鄆電埽雲朔之志今瞻袞堂則公徙倚之地也韓忠愍鉞黠寇之酋殄僞劉之兵域土峙糧今郡城則公版築之遺也岳忠愍親援丈矛虎視一方去郭數十井土名三垛則公結寨之址也歲遷時

改烝嘗乏處徒使孤臣憤士想義概于凍雲淒雨之餘墨客騷流
索遺蹟于秋艸斷煙之外非曠闕歟桷假守是邦越明年寶慶改
元得地于郡廨之西薙艸築祠以厲民志未幾移節去郡于是委
其役于郡僉王君涓老丁亥三月告成客或諗之曰夫三鉅公皆
銳志中原者也然攷南北兵力之堅脆酌六朝機事之失得則離
合大勢類非征誅所能翼也桷曰不然金寇海陬之小醜耳崛起
而攘中原二帝四王之統衣裳禮典之舊彼固不敢安于所有也
始畀僞楚再畀僞齊當是時我之國勢方植而未固將才方練而
未梟兵實方充而未勁也故難與爭鋒二十年間寇益厭兵圖安
棲大河之南已還我之故疆將兵驚擊爭奮百死不卻合我師驚
擊爭奮之勢乘寇人厭兵圖安之心中原可折箠而定也故和者
彼之願欲戰者我之事機黜羣策以請和舍我事機而中寇之願
欲是自誤而已耳此陵谷有變遷日月有虧合三鉅公之心未始
一日而銷歇也想其忠憤之氣充薄海宇爲颶風爲怒濤歟爲迅

雷爲激電歟或爲干將爲巨闕以戡撐犁之首歟爲枉矢爲櫜槍以射參晉之墟歟不然則騎箕天上決銀河以洗甲兵歟俎豆于環堵之宮是殆鳳皇去而泣梧桐之棲歟然則死而不滅者公之志于國也亾而若存者邦人之志于公也是世道之公也抑人心之天也不可以不揭也

咸若亭記

李昂英

人與物林林然宇宙間氣之正偏性之靈冥物不得同于人如其尙形然而同一生意天生聖人所以厚羣生使各安其受于天者然後無負于天之付託我者每歲誕彌日郡國臣子旣辦香祝萬壽于佛老氏之宮必籠禽而林之盤魚而谿之端笏如植視其翬翬而高洋洋而深乃再拜而退筌者羅者爭前期生致而供官之須是猶獄無罪之民徐脫釋以恩之亦稍頓挫困悴矣終不若此不放彼不捕之適其性也三代而後以好生之德徧其國無如本朝禁翠飾罷蜂貢放洛鯉止庖羔見蟲蟻而避卻鶉兔之進列聖

之心卽天心也今天子聰明神蒞而不殺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皆在聖德包涵中翔走蠶螟之微孰有出此心天地之外蓋無一物不得其所初不待一日之間縱舍百千萬億以示小惠故典沿襲久謂不如是非所以歸美報上也故莫之敢改世以是爲尊君一事則揭虔之地崇大爲宜端之放生亭舊不專設始卽送迎驛又遷之僧屠廡僅扁之寄州枵然大守臣類窘于支吾姑湊編簡陋之仍雪章侯莅鎮垢刷蠹剔儉其出勤其積再踰年而後有羨力事無如此重且亟者亟瀕江經營焉七星巖秀鬱崛奇爲一郡最勝處若屏障其後役起重陽而落之臘題曰咸若謂萬物無不蒙被帝澤非止斯亭歲所放者也敞拓華壯簪紳雍容旅進退與吏堵立其旁猝風雨有所蔽潛龍藩體貌始稱亭雖三閭而關繫大法當得書雖然君子仁民而愛物愛出于仁而民又先乎物者也夫子恐廢焚傷人而馬不問非愬然于物者齊宣不忍一牛而百姓不見保則所厚者薄矣人主履大寶位推行天地曰生之大德

二千石分土而治所以流布此德也物吾與且惻然全護況民吾
同胞乎毋冤繫如籠閉毋橫斂如竭澤毋暴政逞威怒空其室廬
離散其妻子如覆巢毀卵飢溺猶已手拊息嘘使仰事俯育熙熙
怡怡安樂之而不自知環千里皆放生亭詎止一林之棲尺水之
泳而已哉必如是始無媿于受而爲牧之寄侯于仕學優念此已
熟其勉潤澤之侯名勵爲端平朝士淳祐九年二月旣望

程剛愍公祠記

李伯玉

聖上端平初元彰善癉惡微顯闡幽以剛愍程公死節靖康忠義
彪炳特官其曾孫東明年郡守林君果俾郡博士徐君堯章設公
祠學宮而以其四世孫及典奉烝嘗蓋十有五年矣東謂伯玉盍
爲之記伯玉聞之死生之變亦大矣志士仁人寧舍生取義殺身
成仁者所欲有甚于生所愛有大于身也靖康之難天地磔裂日
月晦蝕忠臣義士捐軀效死者前後相望故种師中楊可勝王彥
劉韞蔣興祖高師旦死于戰張確趙伯臻張彥適韓總單孝忠賈

直霍安國林淵張彭年趙士諤張湛于潛沈敦張行中郝仲連父子死于守王稟李邈張克戩郭澣朱克恭死于義姚友仲何慶彥劉延慶光國陳福死于兵張忠文叔夜以不食其粟死劉忠顯軫以不仕北庭死李熙靖孫逢以不從僞命死蔣宣李福以謀脫君父死以至黃經一內臣徐揆一太學生竇鑒一從事使臣或以望闕不去死或以上書責酋死或以不忍交矢鏃于敵營死而尤大著明則忠愍李若水節使王履宣贊吳革與梅程安陳四公之事也龍谿汪公志程公墓謂與梅公謀結兵擣金營劫取二聖范瓊洩其謀于金金託金帛不如數詰官之在長安者公冒死直前遂及禍焉自當時言之公等身膏斧鑕而時雍秉哲儔及之輩蠶美官一死一生而榮悴判生者信得計矣曾幾何時而善惡昭白誅賞大明彼偷生浮榮何啻朝菌暮舜而遺臭史傳與羿浞等若公之精忠大節昭揭宇宙雖世之相後百有餘歲天子褒其忠邦人慕其義尸而祝之社而祀之過其下者屏營太息凜乎如生存也

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善惡惡藏于神明之舍如明鑑不可亂
妍醜權衡不可欺輕重彼亂臣賊子豈獨無是心哉變惡相攻情
僞相惑前有勢利之誘後有患難之驅遂乃陷溺而喪其本心焉
逮夫歲月遯邁情僞寂寥其昭昭靈靈者殆不可泯于以見秉彝
好德之真不由生而存不隨死而亾也且二氣五行之運何有終
極人以藐焉之身自託于天地之間百年露電生死醉夢如盆盎
蠹蝨興什何限貪夫殉利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品庶憑生宜何擇
哉屈子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後之謁
公祠者將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己東請以是識牲石而告來者

永和鎮歐陽監丞祠堂記

歐陽學道

靖康建炎間廬陵郡死國事者二人監丞歐陽公死燕山忠襄楊
公死金陵死一爾有異焉楊公死城歐陽公死使命死城故事得
卽祠其所死使命故無所于祠豈惟無所于祠雖有居鄉未之祠
也茲大闕典百十有六年矣公之從孫文龍始得地于惠燈寺之